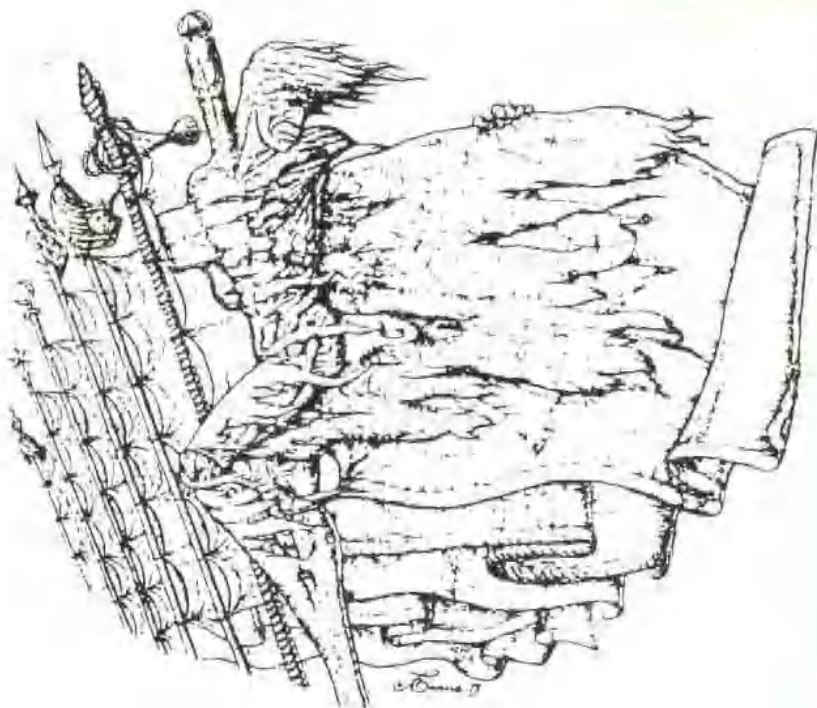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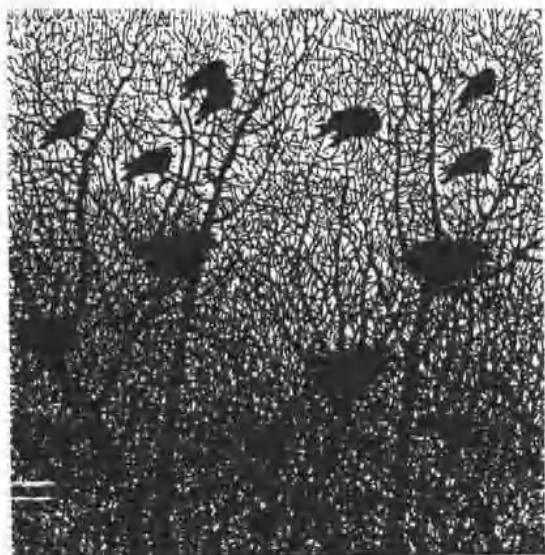


DA BU SI DE XIE ZUO

打不死的写作

雨 城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雨 城

打不死的写作

江苏文艺出版社

(苏)新登字 007 号

打不死的写作

作 者:雨城

责任编辑:沈瑞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金山杂志社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260000 199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928-5/I·889

定 价:14.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始 语 (自序)

断断续续,似乎在文学的冬季决心编第二本小说集。

文章好坏,以何种形式面对世界本不重要,只是因为喜欢作一点类于“精神自虐”的活,才伴着岁月的脚步,于指间流溢出如此文字。

小说们一开始往往存在某些原型,然而慢慢地便游离了,因为生活毕竟散淡而非故事化,如果没有合于事物内在逻辑的想象,也就没有小说。小说只是寄托,对作者,对读者!

渐入中年,锐气亦转为守势,由无奈滋生的暮气时时从四面涌来,但不变的应是一颗滚烫的心。愿存留丝缕真诚,那怕是在酒后。

要学会时常用酒把自己弄醉,然后高呼:
我,还是我!

作 者

1995年初暮于沉草侧

目 录

始 语(自序)

记女作家 Jeng 和比尔等	1
陈冬萍	58
业章之役	105
桑叶的洪高梅	164
白先勇	178
大地	191
书·农村·小香	201
夜行火车	217
打不死的写作	269
天涯	356

告别旧宅(代后记)

记女作家 Jeng 和比尔等

我本是一个三心二意搞电视的人，有时候举起摄像机竟然不知道往那儿拍好，91年的时候我对风轮山上的几座教堂式的建筑有一点兴趣，就举着摄像机漫不经心地拍着玩，指望或许可搞成一个小专题。山上山下的老人见我专拣旧的拍，知道我不是搞新闻的，于是告诉我很多旧的事。旧的事听来尽管栩栩如生却无一幅可供拍摄的画面，因而只好以文字的方法，如同整理民间故事那样一一记录下来。一位教会的老先生看了我的文字后颌首微笑，好象是对历史的认可，我也就无话可说了，要说就先从比尔先生开始说起：

比尔早晨去布道，他的女儿贞妮刚刚从睡梦中醒来，不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贞妮打开窗户可以看到教堂的尖顶。

贞妮向阳台跑去，看见父亲沿一条长满草莓的小路下山去，城市淹没在初级工厂的浓烟之中，贞妮好象看到父亲深入到每一个板棚中去，对着几张黧黑而且麻木的脸，用上帝的腔调苦口婆心地讲解《马太福音》：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

少女贞妮慢慢离开阳台，而山坡上正一派盛夏的翠绿，在穿过带壁炉的客厅时，她加快了步子，而进入卧室后，她又是心事满腹，这时候小山包背后的京沪铁路显得有点儿忙碌起来，一会儿开过去一列货车，过一会儿又开过来一列木壳儿的客车。贞妮说好要到山下去接她请来的客人，可父亲又不陪她去，这一点使她很伤心。

诗人透夫坐早车穿过铁路西侧的杂乱地带，安徽一带已十分不太平。铁路沿线的电线杆上的标语是刚从文言中挣脱出来的语言，红绿纸上写着打倒和革命的口号。诗人生得中等漂亮，个子不高，一脸心灰意懒的颜色。处在1915年这样一个举棋不定的年份，透夫想不到还有这么多人出门，而同一车厢却好象正经历着几个朝代，戴瓜皮帽的，穿军装的，有梳大背头的男人，也有象透夫这样站着拎着柳条藤箱的书生。

客车穿过一个黑幽幽的山洞就到站了，木壳子的客车在木边缘的站台还未完全停稳，透夫一眼就看见头戴法兰西小帽，长裙曳地的西方少女贞妮。贞妮的手上还有一束下山时候顺手采来的野花，她站在长廊的影子里看见诗人透夫向她走来，他们不用介绍就认出了对方。

透夫把比尔说成是帝国主义，随后他又补充称其为分子。当时他已去时德中学教了半年历史课，而比尔仍然对那个频繁出入比尔先生家的年轻人反应冷淡。当一些晨雾还未散去的早晨，比尔匆匆忙忙披上教袍下山布道，而这时山后那条小路上来的就是那个年轻人，他往往是来约正在起床的贞妮去跑步的，一般这种时候贞妮还在穿她那件最喜爱的淡绿色的睡衣，卫生间就在起居室左上角的阁上，吸妈来通报的时候，

贞妮已经刷好牙了，她不喜欢不刷牙就和什么人在一起。

透夫上山前路过吸妈在山下的破板棚，那番关于帝国主义及其分子的话是对寡妇吸妈的儿子浇茭说的。吸妈的儿子小小年纪在铁路上做工，当时正手提一盏马灯，肩上搭拉着乌黑油腻的布褂，沉默而又疲惫地下了班，迄至透夫碰到浇茭为止，浇茭去路矿工人识字站已经学了两个多月了。穿长衫的透夫每日晚6点至7点免费教20来个工人从横撇竖捺开始学起，而开头的十天，每天竟是贞妮陪着浇茭，由此班上的工友们笑贞妮把浇茭夹的太紧，贞妮几乎是夹着浇茭的膀子把他按在板凳上。第十一天晚上，浇茭提前半个钟头就到了识字站，他刚刚学会一点一横的写法，透夫先生就教给他们好几个跟当前形势紧密相关的革命口号。浇茭立在教室外头的黑暗中，一边冷得跺脚，一边反复吟颂工友万岁这句话，贞妮四处去找他，结果在教室的窗外看见自己的朋友浇茭坐在最后，腰板挺得比谁都直。

就在比尔罹难前一天，贞妮从时德女中放学回家，她完全穿着中式的夹袄，双手合在胸前抱着《汉文文法》、《中华地理》诸课本，一头金发被远处山峦间射来的光线照得金光闪闪。

浇茭在板棚挥起斧子把一截有他腰那样粗的圆木，劈作两半，贞妮不由的有些吃惊。浇茭则煞有介事地问贞妮：“喂，我的妈是不是该给你们洋人家当一辈子牛马？”

贞妮申辩道：“我并不是洋人，从小在这坡上长大，你看这衣服，还有这课本，我……”

浇茭没等贞妮说完，就指着她的脸说：“你这眼睛，这鼻子，看看就叫我恶心。”说着浇茭呸了一口，扔下斧头，朝一条废置的铁路那边走去。只见那边涌动着成群的拾荒者，他们

正在那里收拾翻晒了一天的破烂。干燥了的臭气，附着于黑色的尘埃向四处飘散。

贞妮差点没吐出来，她沿着那条两旁长满苍松翠柏的小路拼命向山上跑去，上楼以后趴在自己的床上，号啕大哭起来。哭声传到楼下，比尔太太没有听见，倒是吓坏了吸妈。她惊慌失措地跑上楼来，嘴里不停地叫着小姐。而比尔太太则仍然专注于她的菜园子，一缕金发披挂在额前，她也穿着一件灰底红花的中式夹袄，那种被比尔先生称之为比尔家的 Fashion(时装)的夹袄。

自从透夫先生来了以后，比尔先生家宗教的宁静气氛已被数次打破，贞妮小姐也不仅仅是一个汉语作文好，喜欢吃麦芽糖的女孩了。有几次贞妮小姐哭红了眼睛，然后那个诗人就夹着他的诗集掩上门出来了。比尔公开站在楼下空旷的厅堂说他不喜欢这个年轻人，而且透夫在济南乡下是有妻子的。但透夫立刻通过比尔太太严正转告比尔先生，那只是一张红纸的契约。从未圆过房之类，况且也是极其封建主义的——这不知是指比尔先生的观点，还是指那件远在千里之外的契约。据说比尔先生立即仰起头道：“主啊，万能的主啊”以此来修补被那个年轻人震撼了的神经。

透夫凭着一本诗集，远行千里，认识了爱他手上那本《流失》的贞妮。贞妮原来打算让透夫住在家里，房间也由吸妈清扫出来了，透夫住了两天以后搬到了山脚下的板棚区去。贞妮对诗人突然搬走觉得突然，全家人起先都对诗人极有礼貌，比尔先生当天还陪诗人喝了一小杯白兰地。

接连三天贞妮去看透夫都没见到他，透夫说那三天之中，他没找到工作。后来说因为自主性在他显得更重要，倒不是

对比尔的中国道德观表示诧异或者反感，他只是因为一个外国女孩居然喜欢没人看中的中国诗集而表示诧异，才从泉城赶来，并且对贞妮优美的中文日记倍觉欣慰。这一切都不是在一座过于阔大的洋人别墅里可以细细品味的，所以他才下了山。他觉得贞妮的父亲如果不是某种虚伪，那就应该也住到板棚区来，在蒸汽机车的轰鸣声中向铁路沿线的穷人们布道。

第四天下午贞妮见到透夫的时候，透夫以为革命已经失败，他恨不能杀人放火。武昌革命的时候，透夫曾经跑到当地驻军的一个易帜团队去要求参军，但是被某个营长嘲弄了一番，叫他先拿把枪看看。当然，他把枪拿倒了，枪把差点儿砸了自己的脚。对此他不以为然，和某营长争了起来，结果营长操了他一把，拔出枪来说：“你这个鸡巴玩意，再哆嗦，毙了你。”幸亏别人拉住了，不然透夫真要冲上去看敢怎么样。从此，他对革命没什么好感。

而工人和农民们普遍地觉醒了，大有风起云涌之势。透夫对精神的反叛却愈加注意，他就象赤了脚一样，到处呼风唤雨。酒一喝，就跟闹着玩似的，济南的黑衣警探已经几次跟踪，也象给已经出了名的政客寄子弹一样，用长信封竖式致透夫先生，送他一粒德国帕克手枪子弹。这事引起他对自己恐惧一样的怀疑：他究竟在鼓吹一种什么革命，是否也该有一种叫做知识分子的革命，更窄一点叫诗人或文艺家觉得适宜的革命。在济南的街头，他拾起过羊角，吹了一阵子以后，又有些疲乏地回到板棚写诗，最后，诗写了一个开头就睡了。

贞妮去看他。白天他向浇茭宣传比尔是帝国主义，浇茭却报之以将信将疑的神色，这一点使透夫心里觉得挺不踏实。

过去他向济南铁路上的工人或街上拉黄包车的车夫宣传什么，被宣传者几乎立即就相信什么，人们认为，他是识字人，是讲道理给人家听的。这一二年工人的求知求翻身的欲望特别强烈，而工友浇莛确实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母亲又长年给人帮佣），不求翻身哪来活路？先生于黑夜中送他一盏明灯，他竟然不敢伸手来接，一副疑惑不定的样子？透夫由此倍感失望，幸亏他并未存心真正发动一个劳动者搞革命。

他一进入板棚就开始反省自己的动机问题，因为板棚是他写出那些让贞妮觉得幸福的诗歌的地方（在济南他住的也是板棚），既然是诗，那就是灵魂的写照，那就应该有象眼睛容不得沙粒的纯度。一进入板棚，他就想把杂念们象沙粒一样抖漏干净，但常常并不成功。他无计可施，往往把诗从小桌上挥开，一盏跟随他多年的小油灯每次都被他掀翻在地，宁可以后再去收拾，拎一只小酒瓶去重新打煤油（否则他没法继续写一点诗）。

也搞不清什么东西把透夫的板棚弄得暗乎乎的，大奶子的房东在远处阁楼上忙丈夫夜班的饭。贞妮第一次没看清透夫在干什么，她打算悄悄地推门，然后吓透夫一跳，透夫的板棚跟用板条插成的厕所相仿。透夫躺在那儿干吗呢？贞妮忽然为自己不能断定她所看见的是膀子还是腿而迟疑。她从门边退回来的时候，心不由地怦怦乱跳。

透夫正倒扣在床上，一只手握着一截赤红的东西，贞妮哪知道透夫对每次失足的痛悔就是这样呢？她回忆起比尔太太带她回弗吉尼亚老家，那些乡村小站的墙壁上招贴着一一些模糊的图画，歪歪扭扭写着 MAN、WOMAN（男人、女人）的字样。

透夫听到一丝叹息，吓得跳了起来，他飞快地贴近一条板缝，看见贞妮的背影，贞妮脚下有几条臭水流使她显得有些措手不及。

而每次山下这条废铁路都在三至四点的时候开过一列调度车，火车头黑乎乎的，大老远的就鸣笛让那些簇拥在铁路上的拾荒者离开些。而只是在车头开近了，喷射出大团的蒸汽时，那些由淮北逃难来的拾荒者才轰然散开。随着火车压过长满艾条的枕木，铁轨下面的锈屑层层脱落，传来适宜透夫对自己下手的节律，而火车头越过他的破板棚的一瞬间，常常是透夫的靈魂被肉体控住的时刻。他所发出的呻吟被火车碾过铁轨所发出的轧轧声所淹没，有的时候桌上一只写着国泰公司字样的搪瓷茶杯被巨大的震动震落在泥地上，一块木板什么的也会从棚顶脱落，而今天当火车开过的时候，透夫站在那儿看着贞妮的情影远去。

山城那边的教堂里传来唱诗班吟唱圣乐的歌声。

“自慰。”比尔太太坐在一扇白色的窗子旁边，“是的，是自慰，这没什么，一个男子他觉得需要了，是可以如此的。”

贞妮差一点儿转过身去，她不喜欢母亲这样随便地谈论这个问题。她来找母亲是来证实吸妈的惊讶的，而结果，似乎正相反，贞妮忽然也对自己没有了把握。半年来，比尔先生一直对透夫抱有恶意，花白的胡子每次因为激动而颤栗。有几次比尔先生刚从外而回来，一眼看见透夫正看着贞妮出神，而贞妮正趴在桌子上做功课，于是比尔就叫一声：“年轻人。”然后手捧着《圣经》走过去，试图开导那个立刻就缩在椅子上的年轻人。比尔在大约一刻钟后直起腰，每次开导无效这才拂

袖而去。比尔想：他为什么总是坐在黑木椅里呢？

所以比尔在比尔太太面前暗示透夫是淫邪的，透夫则对贞妮说他这辈子除了相信自己，绝不相信任何宗教，并且暗示基督教也同样与虚伪有联系。贞妮告诉透夫，比尔放弃了很多东西，如弗吉尼亚的洋楼和一个占地九公顷的牧场，马车和农具也在来亚洲前全部送给了邻居。多年来一直吃开水泡饭，肚子瘦瘪得如一匹老马，而且经常半夜裹着袍子睡在教堂的长椅上，替守夜人守夜，而且因此在35岁上患了肺结核，每到冬季就与教堂墓地经常出现的死神争夺生命。

贞妮打算离开比尔太太坐于窗下的那扇窗户，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去，比尔太太则站起来看着女儿已经发育的胸脯对贞妮说：“女儿，如果你明白你父亲多年来也一直保持这个习惯，大概你就不会惊讶了。”

贞妮飞快地关上了门，上楼去了。

贞妮上楼的时候，吸妈推开了比尔太太起居室的门，比尔太太放下了手里的活儿，稍稍显得有些不安。

吸妈注意观察了一下比尔太太的神色，正想不说什么，转身离开，而比尔太太也没有制止她，吸妈正要离开的时候，忽又转身说：“贞妮刚才下山去了，我看好象发生了什么事。”

“我已经知道了。”比尔太太说。

“我看那年轻人早晚要出事。”吸妈忧心忡忡地说。

“你也知道，比尔先生并没有出事，他对基督始终那样虔诚。”

“可那个年轻人不是不信教吗？”

“这倒是。”比尔太太说，“我总担心发生什么事。”

这时候比尔先生回来了，他似乎正在门外拂去身上的尘

土，吸妈只好离开了。

比尔太太静听门外的声音，比尔先生没有进来，只是嘀嘀咕咕地象往常那样自言自语地上楼去了。

比尔太太忽而心潮澎湃，这种冲动大概有十年左右未曾出现，多年的妇女病已经使她无缘与那种冲动相遇。比尔先生先前见到她总是用希冀的口吻询问：“你好吗？”后来，比尔先生似乎已经习惯于比尔太太无奈的摇头，以至于比尔太太怀疑是中国药方彻底损坏了她的热情，那副用了四年的药方是由一个开出宫外的阴阳人带出来的，其中有金樱子、牛膝、芡实、白芍等几味。

有时候她听到比尔先生拖着疲惫的步子上楼去，她对自己的绝对平静感到绝对惊讶。

有几次比尔先生坐在卫生间的马桶盖上脸色苍白，大滴的汗珠从额上成批的落下，嘴里却依次清晰地呼唤几个曾经在家中帮佣的女仆的英文名字，最后则定于某一个名字，直到他象虚脱了似的瘫软在那儿。这时候，比尔太太每每皱起眉头转身走开，第二天比尔先生往往更早地去教堂或下山去布道，神色显得闪烁不定。

比尔太太打开房门，比尔正好看到她：“你好了吗？”比尔太太站着没有动，比尔先生吃力地上楼去了。当天晚上他又接待了几批从山下或乡下赶来的教徒，教徒不是苦大仇深的山乡农民，就是在樟业城附近的一个铁矿背铁矿砂的工人，他们衣衫褴褛，直到深夜才手捧《圣经》，心满意足的离开。

比尔把教徒们送下楼，身上的几块银元也依次放入其中几个无亲无故的教徒的手中。他告诉他们廉价旅馆的方位，再三嘱咐他们不能将就睡在阴冷潮湿的桥洞底下，还拉住一

个五十来岁的教徒以及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硬把自己的床让出来，换上干净的白床单，那爷儿俩就睡在一张英式的铜床上。比尔自己这才下楼关上门，提着一盏马灯，去教堂找守夜人通脚去了。

比尔太太躺在床上，看着那盏灯渐渐向山下移去。

透夫一下子认出了放在比尔尸体上那张字条的笔迹，他紧张得透不过气来。而后，他挤出了人群。教徒们情绪激动，而巡捕房的人还在路上，那几个租界里的埃塞俄比亚人爬山并不内行，虽然说风轮山只能算是个坡（这个坡除了高度之外，还有密集的棚户）。

这时候山南的警察所也派了几个警察来调查这个案子。已患了鼻癌的所长有几分疑虑，他想死了洋人那就应该叫租界里那几个鸟操洋人来管，可他摇了几次电话都摇不到，旁边几个报案的教徒又催个不停，他就挥挥手让手下的两个警察来了。

比尔可能死在清晨，他有晨扫的习惯。不管住在那儿，也不管隔天睡得有多晚，而且无论是什么季节，一般是在天未完全放亮之前，他总是已经找到了一把扫帚，细心而轻快地拂去房前屋后的尘土与屑物。即使下乡布道借住在一个邋遢的教徒家中，他也是从不马虎的。

而且巨大的黄铜十字架正好是从背而的高处落下，正好砸在他的后脑勺上。可以想象当屹立教堂之巅的十字架呼啸而下时，对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来说，那是怎样残酷的瞬间，也许还未来得及呼唤一声万能之主，或许已被砸得颅浆四溅了。

比尔先生的面部浅浅地扎入教堂正门前的泥土，使人看

不清他面对死亡及死亡带给比尔的究竟是平升天堂前的幸福还是骤入地狱前的巨大痛苦。

十字架的两支腿架在比尔的脖子后部，尖端因为强大惯性已经深深钻入地下。先行到达的埃塞俄比亚籍巡捕爬山不行，上房倒还敏捷，他们纵身上上了教堂屋顶，在那儿找到了一只已经旧得发白的布鞋，这种布鞋一般只有中国人才穿，由此只能大体认定凶手不是与比尔有仇的外国人。

当天下午的时候，许多教徒都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尽量从家里找出一块灰暗的床单或裁缝用的台布，很多人把布匹披在身上模仿比尔的样子。许多人已习惯了比尔那副样子：在光秃秃的山梁上徐徐行走，或衣衫褴褛地站在一条水沟旁边，他向灾民施粥的时候总是高举着那把圆头的勺子。在整个樟业城西区，这个外国老头显然博得了人们的好感。

贞妮冲破人群以后，看到自己的父亲令人难以置信地仆倒在地，其身姿如同有几次比尔出外布道因劳累而倒地酣睡一样。

比尔的面部与这份黝黑的土地接触，使贞妮想起另外几次比尔从有名的鬼山头回来，手里也是捧着一抔泥土，他一边向自己的一家讲述鬼山头下几十万人因饥饿匍伏在山脚下吞食观音土的情景，一边持续把手中的泥土送入口中品尝。看着父亲难以下咽的神情，贞妮记起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入他鼻孔里……而现在，那种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的感觉猛烈地撞击着贞妮的心，给她留下了终身印象，她的脸开始变形，扭曲，白皙的皮肤顷刻之间转成血红，她向死去的父亲扑了过去。吸妈从背后抱住了她，吸妈伤心地说：“他是好人，他会到天堂去的。”

来查案子的警察拍拍手，分开人群，两个人倚在一棵榆树上抽烟。几个教堂的役工把比尔先生搬转过来，比尔先生除了嘴有点歪之外，其他还好。比尔太太走过来拂去比尔先生脸上的尘土，然后把比尔搂在怀里，直到人们硬把她与比尔分开。

教徒们在教堂前立了一地，汤姆主教劝大家回去，结果与比尔家的弗吉尼亚世交发生争执。那几个江边火油公司的后生对天鸣枪，弄得来查案子的那两个警探不知所措，拔出手枪，未及有所表示，却被蜂涌而上的教徒推倒在地，警帽和手枪一起扔出去，不仅其中一位警探被打掉一颗牙齿，而且连记录案情的公文夹也被踩折以后不知去向。

两位警探捂着脸向山下逃去，直到薄暮降临的时候，风轮山上仍然聚集着千余教徒，教堂的钟声如惯常那样在即将到来的黑夜中敲响。钟声回荡，几乎同时，山坡上下燃起了几十堆松枝明火。因为近三十年来，单是由比尔先生接生的婴儿就达五百人左右，如今有不少人在火车站扛包；或者已经长大成人，由比尔先生从教会申请经费，供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免费在就近的学校上学；有几个则已经是第二代人了。

比尔的尸体被放置在教堂正门前的空地上，那儿也正是他的殉难处。教徒围坐在四周，他们觉得这个教区少了比尔，从此不会再有这样的比尔。

而山南警察所把以上情况报告给暂时由驻军某旅接管的市政当局之后，某协成旅旅长当即派了靠近风轮山的第四营向风轮山运动。因为据警察所的描述，似乎比尔的死是一次由英美操纵的山城造反，而南方联军又正在向北方推进当中，络腮胡子的协成旅旅长认为风轮山事变宜早平息为好，不过